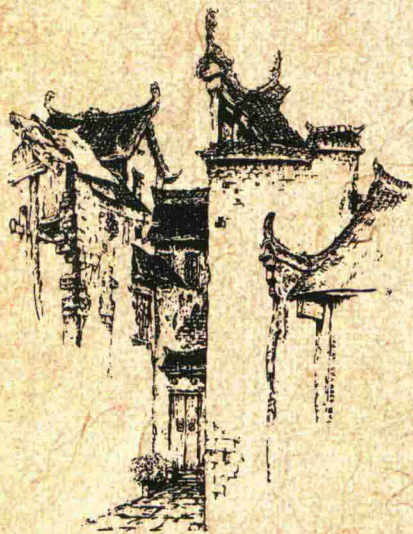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管 家

钟儒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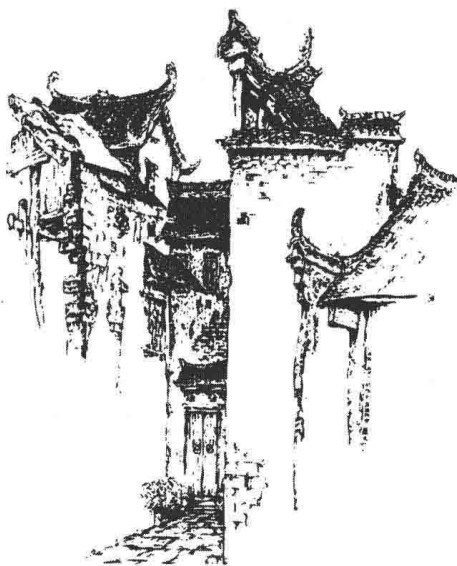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一段开拓奋进的辉煌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篇小说

管 家

钟儒勇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家 / 钟儒勇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143-5990-9

I. ①管…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772号

管 家

作 者 钟儒勇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990-9
定 价 42.00元

第一章

这是一个星期三的上午，九点多钟，太阳张着慈祥、和谐的眼睛端详着大地万物，湛蓝的天空没有任何杂质，仿佛初生的婴儿彰显着无限的纯洁无瑕。此时，江东县城的桃花南路大街上车来人去，就连大街两边的人行道上也满是朝一个方向走过的行人。原来今天是新开张的华强卖场盛大开业。购买欲望强烈的男男女女赶去卖场购买打折商品。仔细看去，太阳的眼神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怜悯与同情，它在睨见这些匆忙赶去购物的人们。然而，人行道上却有三五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朝着相反的方向慢步走去。

001

老头儿们一边走，一边朝大街两边的幢幢楼房大门上挂着的白底黑字牌子望着：江东县审计局、江东县司法局、江东县劳动局……他们看着牌子，继续往前走。

地面上蔓生一层雾气，那些不高不矮的楼房一半在雾中，好似仙山琼阁。秋风阵阵吹过来，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树的枝杈间飘落一片片黄叶，随着被风卷起的一阵阵沙尘，漫天飞扬。

老头儿们缩着脖子，迎着秋风，继续往前走，两只眼睛仍然望着街道的两边。忽然，“江东县财政局”的白底黑字牌子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他们脸上突然都掠过了一丝笑颜。其中一个剃着平头、满头黑白相间硬发、体魄健朗的老头儿名叫周跃武，他比较激动地指着大门边挂着的牌子，说：“就是这里。”

走在周跃武后面的一个老头儿仰起头看了看牌子，说：“对，就是这里！”



“那我们进去吧。”

“进去吧。”

老头儿们径直走进了江东县财政局的大门。

办公楼坐北朝南，南面是一块草坪，中央筑了假山水池，小桥流水，坪沿四周数十棵高大的松柏，针叶苍翠欲滴。他们来到了办公楼的三楼。走廊靠北一长溜的办公室，数一数有七八间，第一间办公室的门楣上钉着一块小横牌：办公室。往下数是农税股、预算股、企业股……门楣上都钉着一样大小的红底白字横牌。最后一间办公室是局长室。然而，老头儿们今天没有丝毫心情观赏这里的景色，径直朝局长室走去。

局长室里，衣着考究的吴福正副局长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比吴福正个子高大一些，气质也显得豪放一些的刘锦扬局长正擦抹办公桌椅，完后给自己茶杯里倒了茶，并给吴福正的茶杯里添了水。吴福正彬彬有礼地欠了欠身子，说：“谢谢。”刘锦扬一笑。这一切做完，刘锦扬才坐在办公桌前拿上一份县委常委会议纪要边看边喝茶。

走廊上传来“噔噔”的皮鞋声。三十多岁，身材高挑、打扮入时、容颜娇好的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叶秋，手里拿着几份报告走出办公室，朝局长室走来。

刘锦扬刚看完县委常委会议纪要起身，叶秋就走了进来。

叶秋面带微笑，说：“刘局长，吴局长，这是近两天收到的几份报告，都是要钱的，请两位局长过过目。”说完，就将几份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吴福正放下手里的文件，揉了揉眼睛，说：“秋收了，要钱的报告也就一份一份地送来了。他们都很有经验。”

刘锦扬把报告往吴福正面前推一推，说：“老吴，你先看看吧。你对情况熟悉。你来对他们解释。”

吴福正拿起报告边看边说：“这是教委的，这是公安局的，这是科委的，这是酒厂的，这是水泥厂的，都是些老主顾、老‘要家’，不好对付啊！”

叶秋站在两位局长的办公桌边，笑了笑，说：“只怕还会不断地送

来哩。都来打‘秋风’嘛。”边说边走了出去。刚出门，她又回过头来，“两位局长，后天就是中秋节了，传统节日，局里怎么对大家表示呀？”

刘锦扬和吴福正对看了一眼。吴福正询问叶秋说：“大家的意思呢？”

叶秋笑着说：“大家的意思当然是优厚一点儿好啦。他们说，有的单位发每人两盒月饼，还有梨、苹果。有的单位嫌麻烦干脆发钱，每人三五十的不等。”

刘锦扬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每人发一盒月饼吧，表示表示。我们是管钱的单位，也不落后也不跑前。”

叶秋睁大眼睛，有些质疑，说：“就一盒月饼？”

刘锦扬点点头，说：“我们是财政局，管钱的。别人的眼睛睁得有插钵大，都对我们看着哩。我们有什么行动，点水可以发篮盘大。要依得我的脾气，什么也不发，自己过自己的节嘛！”

叶秋听着，似笑非笑。

吴福正说：“好吧好吧，我们带带头也好，就发一盒月饼吧，免得听些闲话。叶主任你多跟大家解释解释。”

叶秋抿嘴笑着，说：“遵命。”就走了出去。她在走廊上正好碰上了前来造访的老头儿们。

周跃武走在最前面，一边走一边对门楣上的牌子看。他问叶秋，说：“同志，请问吴局长……”

叶秋侧着身，对走廊最里间办公室指了指，示意那间就是局长室，吴福正就在里面。周跃武点点头，道声“谢谢”后就走向局长室。

老头儿们鱼贯地走向局长室。周跃武最先进门，一眼瞥见了坐在办公桌前正在喝茶的吴福正，急忙上前，笑容可掬地说：“吴局长。”马上从衣服里掏出一包“金芙蓉”香烟，拆开，从中抽出一支，毕恭毕敬地送到吴福正面前，“吴局长，您抽烟。”

吴福正急忙阻拦，说：“我自己有，我自己有。留下你自己抽吧。”

周跃武把这支香烟放在吴福正的办公桌上，又急忙抽出一支香烟送到刘锦扬面前，正要说“请抽烟”，却不知刘锦扬是哪路神仙，怎么称呼。

吴福正灵机一动，说：“刘局长，刘锦扬局长，到财政局来还不到一年。”

刘锦扬微微笑着，说：“老师傅，您自己抽吧。你们来了是客，抽我的吧。”随即从桌屉里拿出一包“洞庭牌”香烟，一一敬给室内的老头儿们。他们不知是收下的好还是拒绝的好，但都嘿嘿地笑着接下了。接着，刘锦扬请他们坐下，又要为他们倒茶水。周跃武见状连忙阻止。刘锦扬还是为他们倒了茶水，将茶杯一一送到他们手里。

吴福正喝了一口茶，介绍说：“他们都是县酒厂的退休工人。”并指着周跃武对刘锦扬说，“这位是周跃武师傅。”

刘锦扬点点头，心想吴福正已经和他们打交道多次了，成了老熟人了。

周跃武连忙起身，谨慎地说：“周跃武，周跃武，多次来麻烦领导了。”

刘锦扬示意周跃武坐下说。周跃武点点头，坐下来继续说：“吴局长，刘局长，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退休工资了，医药费已经一年没有报销了，大家身上都有一大摞医药费条子，几个钱都‘捉’进医药费里面去了。我们这些老家伙，病又多，死又不死，给领导尽添麻烦。我们这个杨师傅，”他指着坐在他身边的老头儿，“他得了肠结核，一年四季肚子痛，又屙稀，人都瘦得皮包骨头了，住院证‘捅’在身上都有半年了，没有钱，医院里不收。而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请领导无论如何给我们解决一点。”

那个瘦得皮包骨的杨师傅趁机把住院证放到了吴福正的面前。

吴福正笑了笑，没有立即作答。

刘锦扬插了一句，说：“这个酒厂……”

吴福正笑对老头儿们，说：“师傅们，叫我们也没有办法呀。你们酒厂把县里的流动资金已经亏进去了一百多万，还欠银行的贷款一百多万。县财政也有限得很啊。县里亏损的企业又不只你们酒厂一家呀。县水泥厂、苎麻厂、新建的棉纺厂等等都亏损呀。就是有些乡镇企业也亏损厉害呀，康家桥乡的一个电机配件厂一下子就亏了县里的企业周转金

一百二十多万，到现在一分钱也收不回来。县里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业、企业、商业上的利润上交和税收上来呀。这么多的企业亏损还哪里有多少利润上交？税也就难收上来了。可是县里的开支呢，不是一年年的减少，而是一年年的增加，不说别的，只说人头费这一项吧，我们县里每年从大、中专院校分配来的毕业生以及招工招干，就要增加五百个人，一个人一年要多少钱开支，你们也许不会知道。还有，每个人的工资、福利这么多年也是不断地增加嘛，这又要多少钱？这几年，国家改革开放，进行基本建设，投入也就增多，我们地方财政也就责无旁贷地应该多做点贡献，开支也要增加。你们想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项，每年就要增加多少开支，县里的财政又怎么能不吃紧？”

周跃武听不懂吴福正说的这些，就只说：“再紧，也不能紧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退休工资和医药费呀！”

吴福正又解释说：“是呀，你们的退休工资和医药费是应该保证的。可是你们厂是企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拨款单位，如果给你们做特殊情况解决，全县又不只是你们几位退休工人呀！你看，这是刚才送来的一摞报告，都是要钱的。这是教委的，教育要发展，班主任的津贴费都没有拨，他们要不要钱？这是公安局的，社会秩序要综合治理，公安局要破案，没有出差费，应不应该给钱？这是科委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他们要做实验，该不该给实验费？这是计生委的，计划生育是国策，而今流动人口又多，看了电视小品《超生游击队》以后，都学着当超生游击队，乡镇计育办要调查，要把待在外面去生孩子的孕妇找回来，要不要钱……”

周跃武听着，并不服气，据理力争：“他们的钱应该给，我们的退休工资和医药费是活命钱，也应该给呀！”

刘锦扬插了一句话：“老师傅们，刚才吴局长已经说了，你们的退休工资和医药费是应该给的，但不应该由财政局直接发呀！”

周跃武听着刘锦扬的话，有点生气了：“刘局长，我们的厂子倒闭了，书记、厂长甩手不干了，年轻力壮的都去自谋生路发财去了，我们这些



老家伙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到头来就该饿死病死不成！你们是县财政局，全县的钱都归你们管。当初我们酒厂红火的时候，利税都是交给县里，而今我们没有活命钱了，不找你们找谁？实话说，今天不解决，我们就不走了！”

吴福正担心这些老头儿心情一激动，出现什么身体毛病，就缓和语气，说：“老师傅们，解决也还有个过程嘛，还要研究研究，看能不能解决……”

周跃武仍有些不高兴，也来了倔性子，就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得多了。总之，今天你们不给我们解决，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就不走。”

吴福正摇头，苦笑了笑。

刘锦扬听了周跃武的一番话，也摇了摇头，有些无可奈何。

室内暂时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一时间，老头儿们都没有说话，看来他们是在忍耐着自己的性子。

这时候，走廊上又传来了“噔噔噔”的高跟皮鞋走路声，由远到近来到了局长室门口。大家不由地对门口望去。一位干部模样的女同志笑容可掬地出现了。她四十来岁，虽说已是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脸模子清秀好看。仔细瞧，无情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虽经刻意修饰，却也不能完全被遮掩过去。她穿着入时，却一点也看不出花俏。她在门口稍稍地停留了一下，随即就笑吟吟地喊道：“刘局长，吴局长，二位局长好！”随着娇甜的喊声，她走了进来，斜眼看坐在沙发和办公椅子上的几个老头儿，一个也不认识，便不好打招呼，只给了他们一个微笑，旋即转过身来，继续笑着对刘锦扬和吴福正说道：“二位局长，又要麻烦你们了。过了中秋很快就是重阳，一年一度的‘老人节’又来了，我们想组织老干部们搞一次钓鱼比赛，请二位局长大力支持。”她说话时，脸上一直不失笑容。

吴福正笑了笑，说：“好呀，组织县里的老干部们钓鱼很有意义，以后我们也争取参加。先向你陈大局长报个到好不好呀？”

陈局长依然微笑着，说：“你们财神菩萨只怕请都请不到啊。以后，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把你们待为上宾呀。只怕到了那时候，我也是个老婆子了，想钓鱼也钓不动了啊，哈哈……”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过后，她顺手拿出一份报告，往刘锦扬的办公桌上放，“请二位局长大力支持支持吧。”

刘锦扬拿起报告大体看了一下，没有说话，顺手把报告递给对面的吴福正。

吴福正接过报告，仔细看了看，然后说：“哎呀，你这个口真是开得不小呀！”笑笑，摇摇头，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刘锦扬故作不知地说：“好多？”

吴福正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说：“八千。”

刘锦扬摇了摇头，看了陈局长一眼，面现难色。

陈局长继续笑盈盈地说：“二位局长噢，我这是紧打紧算了的呢。全县两千名老干部，算女同志一半数，不参加，还有一千名男同志呀，又打一半数的人不参加，还有五百人，都是科级以上干部。一张钓鱼票算四十块钱，不多吧，就是两千块钱呀！初赛、复赛、决赛，五千块钱还对付不了。再说，人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来来去去总不能叫人家走路吧，中饭总得要准备一餐吧，二位局长算算，这要好大的开支，八千块钱根本就做不到，还不是只有我们多去给他们做点解释工作，我们这些办事人员多跑点腿。刘局长，吴局长，高抬贵手，画个字吧！”

吴福正端正坐着，两眼看着桌面上的报告，笑笑，说：“这么大一个数，我们做不了主，要请示江县长。”

陈局长很自信地说：“江县长那里我会去说。”但转而又说，“江县长还不是要听你们的，你们二位局长说可以，江县长还不说可以。你们要是说财政吃紧，江县长也就说财政吃紧了。真正的财老板还是你们二位局长。”说罢，把报告从吴福正的办公桌上拿过来放在刘锦扬的面前，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娇好了。

刘锦扬又把报告推给吴福正，说：“我不太熟悉，还是给吴局长吧。”

吴福正仍是笑着，说：“而今可是不同啊，是江县长一支笔划钱喽。”

陈局长见他们相互推托，就有点不乐意了，但强作笑脸，说：“莫要说得那么认真。”笑着学《红灯记》中的李铁梅的唱腔，“这里面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又是一个甜甜的笑。

刘锦扬较为严肃地说：“陈局长，这个事恐怕有些为难。你看，坐在这里的是县酒厂的几位退休工人，他们的退休工资都有两个月没发了，医药费条子‘捅’在身上都有一年了。财政真是为难啊！”

陈局长还是不断地强挤出笑容，说：“刘局长，你就莫这样装穷叫苦了，县里的财政上半年有些吃紧我倒是相信。可而今是秋收了，农业税都收上来了，企业的形势也好转了……”

刘锦扬认真地说：“上半年借钱发工资，而今要还啊！”

陈局长仍然强作笑脸地说：“再紧也不在乎我们这几千块钱。再说我们这是为老干部们办事。他们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应该老有所乐嘛。”

刘锦扬虽然笑着，但语气坚硬地说：“老有所乐的方式多嘛，何必要拿几千块钱的公款去钓鱼哩！”

听此话，陈局长就不高兴了，脸上没了笑容，声音也大了，说：“刘局长，组织老干部钓鱼比赛上面是有精神，发了文件的啊！”

刘锦扬也来了情绪，收起笑脸，说：“上面有精神的事多哩，还要看实际可能不可能呀！精神再大，总不能比退休工人没有退休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事大吧。陈局长，你这个事我们要研究研究，请示江县长以后再答复你。”

陈局长一下变了脸，收敛了笑容，说：“刘局长，这可不是我私人的事啊！什么‘你这个事’‘我这个事’的。为我私人的事，我可不会这么低声下气地求人啊！”

刘锦扬缓和语气，退让地说：“好好好，这是老干局的事。我们研究请示以后，再答复老干局吧。”

陈局长仍不高兴，不依不饶，说：“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过不了多久也就都成了老干部了，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哩。关心他们何尝又不是关心我们自己哩。好，我就等二位局长的批示吧。这个事

可是不能等得太久了，老年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说完，连一个告辞语也没有，就转过身，悻悻地走了。

吴福正起身相送，说：“陈局长，好走啊！”

陈局长强出笑容，说：“谢谢二位局长的好意了。”

吴福正坐回到办公椅上，看着刘锦扬苦笑。刘锦扬无可奈何地摇头。

周跃武见陈局长已走，便开始说话了。他说：“刘局长，吴局长，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事到底怎么办？！”

刘锦扬喝了一口茶，借此平和一下心情，却不能，仍有些气躁地说：“刚才不是跟你们把道理都说清楚了吗？”

吴福正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也有些烦躁地说：“刚才老干局陈局长的报告不是也搁在这里了吗？”

周跃武看见刚才这一幕，也学到了新的一招——要钱就得硬来。于是，他说：“他们那是要的快乐逍遥钱。我们这些老家伙是要的活命钱。刘局长，吴局长，今天明不打假，我们的活命钱不解决，我们就不走了。”

刘锦扬又只得摇摇头。

吴福正又只好苦笑笑。

刘锦扬抬手看看时间，已经上午十点多了。他本来是上班后就去跑几个乡镇了解一下征收农业税的情况，想不到碰上了这几个死缠硬磨的退休工人。今年农业税征收难度大，过半任务难完成，眼下被他们缠着走不了，怎么办？但他今天必须下几个乡镇转转，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于是，他对吴福正说：“老吴，康家桥那边的几个乡镇反映农业税不好收，我今天到那边去转转怎么样？你就在家里守摊子行不行？”

吴福正说：“好。你去转转吧。”

刘锦扬起身走到门口，对着办公室喊道：“叶主任，通知小王出车。”转身又回到办公桌前。

叶秋走出办公室的门，回答说：“好，马上通知。”

刘锦扬开始收拾办公桌上的用具，然后拿了公文包往门口走去。

室内的几个退休工人互相望望，好像都在说：“怎么办？”大家把

眼光都集中到周跃武身上。

经过刚才老干局陈局长在室内和两位局长的一番对话，周跃武已经看出刘锦扬就是财政局的一把手，吴福正虽然在财政局的时间长资格老，但他是二把手，关键的事情还得找一把手解决，而他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活命钱在他看来是件大事，必须找财政局的一把手解决。于是，周跃武经过思考之后果断地说：“走，他刘局长是正局长，一把手，不找他找谁？”他领头起身往门口走去。几个老头也跟着他后面走。

吴福正见他们起身走，不说话也不挽留，对着他们走去的背影，皱皱眉，摇摇头，继续拿起办公桌上的几份报告浏览……

第二章

010

司机小王已经把桑塔纳开到了大门口停下，等着刘锦扬上车。

刘锦扬走下楼梯，来到小车边，拉开后座车门，正要上车。周跃武等几个老头儿连忙从后面赶了上来，很快站到了桑塔纳前面。这时，刘锦扬已经坐进了桑塔纳里。

周跃武伸开双臂，拦着桑塔纳不让开走。他嘴里不停地说：“老家伙们，都站到小车前面来。刘局长不给我们批活命钱，他的车子就开不走。”

周跃武一声召唤，几个老头儿一下子就站到了小车的前面，很有秩序的并排站着，严阵以待。

司机小王发动了桑塔纳的马达，并不停地按响喇叭，示意老头儿们让开。而以周跃武为首的这几个老头儿岿然不动，大有与小车共存亡的壮志豪情。

老头儿们不让小车开走，司机小王心里急躁，不停地按响喇叭，可老头儿们坚持不让丝毫。喇叭不停鸣响，老头儿们视死如归。如此一来，惹恼了司机小王，他推开车门下了车，来到几个老头跟前，边吼边伸手拉开领头的周跃武。周跃武不让他拉，俩人便动起手来。这时，坐在小

车里的刘锦扬伸出头来对小王一声喊，叫他立即上车。小王上了车，并将小车熄了火。因小车喇叭不停的鸣响，召来了传达室的人，楼上楼下几间办公室的人都走了过来，有人不停地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让车子开走？”

司机小王将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告诉询问者，说：“他们要刘局长批钱，不批钱就不让刘局长下乡。”

围观的人继续议论：“这太不像话了。”“这影响工作嘛！”“这是无理取闹！”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干部大声说：“把他们拉开，让小车走。”说着，就真的动手去拉其中的一个老头儿。另外两个青年干部也跟着动手拉人。周跃武等老头儿仍然纹丝不动，那个瘦得皮包骨的杨师傅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小车前面。眼看会闹起事来，刘锦扬在小车里对拉人的干部断喝了一声：“不许动手！”随即推开车门，走下车来，“今天不走了。”正要返身上楼，叶秋匆匆走了过来，急忙问：“怎么一回事？”不少人争着回答：“这几个老头儿要刘局长批钱，不批钱他们就不让刘局长走。”叶秋说：“这事我知道，我知道。”连忙走到刘锦扬跟前，“刘局长，你稍微等一等，我来跟他们做做解释工作。”叶秋转身来到车前面，对周跃武等几个老头儿说：“办事总还有个过程嘛。这件事，刘局长，吴局长他们做不了主，现在让刘局长去请示请示江县长好不好呀？”

周跃武丝毫不让步，说：“他去请示县长，我们就跟着他去，也好向县长反映反映。”

叶秋心里顿生一计，就说：“好吧，好吧，你们就跟着刘局长去找江县长吧。”

叶秋和周跃武的对话刘锦扬听得清清楚楚，他面现难色。叶秋走到刘锦扬跟前，说：“刘局长，你就去向县长请示吧。”并小声在刘锦扬耳边说了两句，大家都没有听到。刘锦扬不置可否，就匆匆向大门外走去。

叶秋又走到老头儿们面前，说：“老师傅们，刘局长向县长请示去了。”

“好吧，我们也跟着刘局长去。”周跃武手一挥，领着老头儿们尾随刘锦扬而去。

等这几个老头走远了，叶秋对司机小王说：“王师傅，你把小车开到政府家属区通往政府办公楼的后门处，停在那里等刘局长上车。”

司机小王会意地点头，立马发动桑塔纳，向县政府方向驶去……

第三章

县政府的大门气势恢宏，左边悬挂一块“江东县人民政府”牌子，白底黑字显得格外醒目，门楣上悬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肃穆。穿着制服的保安笔直地站在大门口值班，就像站岗的哨兵一样一动不动。大门内侧值班室里坐着一位保安，他的工作主要做好来访登记。刘锦扬快步走进县政府大门，与值班室里的保安点头招呼。他经常进县政府向分管县长汇报工作，或参加科局一把手会议，门口的保安对他很熟悉了，所以进大门打声招呼就可以，不必登记找谁办什么事情。保安见刘锦扬走进大门，便笑着点头回应。

周跃武等几个老头儿两眼紧盯着刘锦扬的背影，也紧赶慢赶地来到了县政府的大门前，正要跟进去，值班保安走出值班室，笑着迎上前，便问：“几位老师傅找哪一个？”

老头儿们互相望望，还是周跃武开口回答，说：“我们找财政局的刘局长。”

保安说：“刘局长刚刚进去，你们就在门口等一等好不好？他反正要出来的。你们这么多人进去，影响同志们办公。”

老头儿们还是互相看看，又是周跃武带头说话，他说：“好，我们就在门口等一等。他找县长请示后总要出来的。”

保安笑着点头，转身回到值班室，坐在窗口前。

老头儿们散乱地站在县政府大门边，都把眼睛死盯着政府办公楼的出口，生怕刘锦扬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第四章

县政府办公楼靠东边有一堵用红砖砌筑的围墙，围墙那边是家属区，政府机关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办公楼东头对着的围墙开了一扇便门，干部们上下班都从这里经过，既方便又节省时间。

司机小王把桑塔纳慢慢地开到了这扇便门边，停下。他坐在驾驶室里，摇下车窗玻璃，等待着刘锦扬的出现。一会儿，刘锦扬从便门走出来，顺手又把便门关上。小王眼尖，见局长出来，立马发动车，喊道：“刘局长，快上车。”

刘锦扬早就看见了小车，不等司机小王喊他，便迅速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走。我这个财政局长当得真窝囊，像作贼一样。”

小王把桑塔纳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县政府大门边等着刘锦扬出来的老头儿们眼睛都望瞎，却始终没有看见他从办公楼出来。有一个老头儿似乎有点怀疑刘锦扬没有进县政府的大门，就问周跃武：“老哥，我们等这么久了，刘局长还没有出来，莫不是他没进去？”

周跃武肯定地说：“我看见他进去了。刚才这位值班的同志也说他进去了。”

瘦得皮包骨的杨师傅插话，说：“莫急，我们再等，他一定会出来的。”其实，他比任何老头都着急，希望刘锦扬快点出来。

值班室里的保安见这几个老头儿站在大门边等财政局的刘局长都等了快两个小时了，就起身走出值班室，走到他们跟前，说：“几位老师傅，你们在这里等刘局长出来都等了好长时间了，我看你们今天还是不要等了，明天去财政局找他吧！”

周跃武不相信刘锦扬不出来，就倔强地说：“要等。我们很难来一趟，今天一定要他给我们解决问题。”

值班室保安问老头儿们：“你们是哪里的？找刘局长有什么事？”

周跃武说：“我们是县酒厂的退休工人，找刘局长给我们解决活命

钱！”

一个老头儿接着周跃武的话，说：“我们找刘局长解决我们的退休工资和医药费！”

杨师傅有点激动地说：“我们都两个月没领到退休工资了，一堆药费条子‘捅’在身上都一年了。不给我们解决，叫我们怎么活哟！”

值班室保安曾经和刘锦扬扯过白话，从白话中得知县财政吃紧的一些情况。于是，他安慰几个老头儿，说：“老师傅们，解决问题慢慢来。今天你们恐怕等不到刘局长了。”

周跃武吃惊又疑惑地问：“为什么？你看见刘局长走了？”

值班室保安笑咪咪地说：“没看见。这么久刘局长没出来，我估计他已经从围墙的便门走了。”

周跃武等人一惊讶，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他走了！”

014

第五章

刘锦扬离开局长室后，又有几个单位的人来到财政局送要钱的报告。沙发上坐满了人，有人没座就站着，室内有些水泄不通。吴福正现在正和几个单位的人交谈……

没有等到刘锦扬，周跃武等几个老头儿气鼓鼓地回到了局长室，也不管里面的人多不多。周跃武对墙上的石英钟看了一眼，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那几个单位的人突然见进来几个老头儿，吵吵嚷嚷的，不便和吴福正说话了，就主动离开了。

周跃武不管眼前是什么环境，他一进门就气恼恼地说：“吴局长，刘局长甩开我们下乡去了，而今你就是这里的一把手了，我们今天就找你。你办公，我们就坐在这里，绝对不吵闹你。”说完，他带头坐下来。他在气头上，对吴福正也改了称呼。

几个老头儿也纷纷坐下来。